



六家文選卷第三十八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註

皇明

龍毓丁觀重刊

表下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冢人表一

首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謝詢河東人終於吳令

張士然

翰曰孫盛晉陽春秋云張俊字士然吳國人也元康中吳令謝詢表為孫氏置守冢

人俊為文詔從之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張俊字士然吳國人也永康中吳令謝詢表為孫氏置守

冢人俊為其文詔從之晉百官名曰峻為太子庶子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銑曰革改也湯

伐桀改封夏之後於杞杞國名周滅紂封微子於宋宋國名善曰尚書王曰乃爾先祖成湯革夏駿命漢書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

於杞呂氏春秋曰武王入殷立成湯之後於宋也春秋征伐則晉脩虞祀燕祭

齊廟向曰晉伐虞而滅之而立虞廟而祀樂毅為燕將伐齊緡王

之而修虞祀歸其職貢於王傳子曰樂毅伐齊遂下齊七十餘城置吏屬燕為郡而脩齊之宗廟也夫一國為一人興先賢為後愚廢

善曰成湯夏禹賢與國誠仁聖

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代善本敦繼絕之德春

秋貴柔服之義濟曰三代夏殷周敦厚也言湯武仁聖不忍絕國乃封祀宋是繼絕也傳云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善曰論語曰繼絕世柔服已見劉琨勸進表

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

諸絕祚一時普善本作祀良曰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高祖

祚謂諸公子絕祀者皆祀焉善曰漢書曰高祖撥亂猶脩祀六國

又詔曰秦皇帝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

秦始皇帝守冢三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善曰親與項羽對爭存亡

逮羽之死臨哭其喪翰曰逮及也臨謂俯屍哭也善曰

臨而將以位嘗侔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

與其敗且暴與疾顛禮之若舊銑曰侔齊也言項羽嘗與高祖齊尊而勢力均

平功奪其成謂破之也恩與其敗謂哭之也暴與疾顛謂羽卒起卒

亡若舊謂禮與六國同善曰班固漢書項羽贊曰舜重瞳子項羽

又重瞳子豈非苗裔邪何其與之暴殘戮之尸乃以公葬向曰

也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也殘戮之尸乃以公葬殘戮

謂分斷其身也公葬謂以魯公葬之善曰漢書若使羽位承

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

墮許規切善有後可冀濟曰使項羽承諸侯之緒代有智王

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人善本作民字武成止戈良曰言用文德不用干戈

善曰應天順民已見上左氏傳楚子謂潘黨曰夫文止戈為武西戎有即序之人京邑開

吳蜀之館翰曰西戎遠國也序謂有朝聘之次序吳蜀歸序各築館京邑以館之善曰書曰織皮琨珉析支渠搜

西戎即敘洛陽故宮名曰馬市與滅加乎萬國繼絕接于

百世雖三五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美善本作義字未

足以喻銑曰言國家興滅繼絕雖三皇五帝之行大道湯武之稱仁衆感之美不足比也善曰論語子曰興滅國繼絕世

已見上文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

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里向曰孫氏謂皓子弟也祚福也金印也青

綬也言孫氏子弟比肩有為諸侯佩晉印綬也千里謂諸侯封疆善曰懷金佩青已見上文毛詩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東觀漢記揚喬

曰臣伏念二千石典牧千里也當時受恩多有過望濟曰過望謂恩澤也臣聞春

雨潤木自葉流根鴟鴞恤功愛子及室良曰自葉流根謂吳

子孫蒙晉官爵榮先祖也鴟鴞鳥也言此鳥憂毀其室故詩云寧取我子無毀我室子喻皓也室喻吳國善曰毛詩曰鴟鴞鴟鴞既取

我子無毀我室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翰曰詩云昊天罔極

又云徹彼桑土綢繆繭戶言此恩惠深也善曰罔極已見上文毛詩曰徹彼桑土綢繆繭戶

追惟吳僞武烈皇帝銑曰孫堅追謚武烈皇帝也善曰吳志孫堅字文臺

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彊首唱義兵先衆犯難

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井銑曰當漢獻之末逢亂臣董卓彊暴堅先舉義

兵破之於陽人陽人地名濟得也時於洛城南甄井上見有異氣使

濟之得漢傳國璽璽則神器也善曰吳志曰堅屯梁東為卓軍所

攻潰圍而出堅復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漢書音義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也吳書曰初堅入洛軍城南甄官井上每旦有五色氣舉軍驚惟莫敢汲堅命人浚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威震群

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龍上一角缺甄音真

狡名顯往朝栢王才武弱冠承業向曰群狡謂董卓之徒也往朝謂漢

朝也堅子策以才武定亂謚曰長沙栢王也承業謂承父堅業招

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濟曰招集也百越南越之號也言集彼武士奮舉之勢如鷹鳥飛揚

西赴許都將善曰漢書曰故衡山王芮從百越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良曰時漢帝都許策陰謀欲襲許以

迎漢帝未發為吳郡太守許貴容所殺也大功雖則不終至極之忠亦為著明矣善曰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距於官渡策陰謀襲許

大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迎漢帝未發為故吳郡太守許貴容所殺

業進為徇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

三葉園陵殘於新采翰曰義勇謂起義兵也扶危謂扶漢社稷也徇營也開吳謂為吳主也三

臣竊悼之伏見吳平葉謂堅策權也言陵墓園邑為采薪者所踐毀也善曰為采薪者所踐毀也

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竝宜

應書銖曰破吳之時武帝有詔追錄先賢也愚謝詢自稱也二君堅策也言應書其名自申也善曰二君堅策也故

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

非晉寇從坐則異代善本已輕向曰言論功勞則嘗效力於漢在德則經

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

誰不曰宜濟曰裁淺表明克能厭足也言淺加明異於常人寵貴亡者則百姓意望足皆去合宜也二君

私奴多在墓側今為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

使四時修護頽毀掃除坐壟永以為常良曰平民百姓也蠲免也

讓中書令表一首善曰諸晉書並云讓中書監此云令恐誤也

庾元規

翰曰何法盛晉紀云庾亮字元規為中書郎肅祖欲使為中書監上疏肅祖納亮言

封永昌公監令不同蓋相類也善曰何法盛穎川庾錄曰亮字元規為中書郎肅祖欲使為中書監上疏肅祖納亮言封永昌公後遷司馬錄尚書事薨

臣

善本有亮言臣三字

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

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難求食

而已

銑曰固陋小也檢操猶節操也中州洛陽舊邦穎川也庾氏所居喪亂謂遭劉聰劉曜破亡也先臣謂亮父琛為會稽太守庇蔭也有道謂元帝也爰於也言我客遊逃難以求食而已善曰中州為洛陽庾氏穎川人近洛陽故云中州舊邦何法盛晉書曰亮父琛為會稽太守亮少隨父會稽又曰中宗為鎮東將軍

不悟

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

向曰向

特福謂蒙授爵祿也運會也龍興謂先帝中興異常謂眷殊於平人也善曰先帝謂中宗元帝也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既善本

有既

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

向曰國士謂分義之士申重也婚姻謂娉亮妹為太子妃

善曰何法盛晉書曰中宗欽亮名德故申婚姻又曰中宗娉亮妹為皇太子妃國士婚姻已見懷舊賦

遂階親寵

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

濟曰階因累重服任也玄風道教也言因親寵

重辱非常之任弱冠二十也濯纓入仕也言少登仕官沐浴天子道教也善曰濯纓及沐浴已見上文

頻繁省

闡出揔六軍

良曰頻數繁多也省闡謂黃門郎散騎侍郎天子六軍也揔六者謂為王敦中領軍也善曰何法

盛晉書曰王敦表亮為中領軍

十餘年間位超先達

翰曰言爵祿越先進之人

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

臣所宜守

銑曰言無功而被顧遇無有與臣為比者然無德而居厚祿則災害生止足之分臣將宜守之善曰老

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

善曰老

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

向曰謗毀讟誹也塵猶穢也天子死曰登遐言我竊冒榮

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祿日復一日毀誹既衆是穢明朝以此事聞徹善曰先帝元帝也登遐已見上文區區微誠竟

未上逢陛下踐祚聖政惟新濟曰區區猶勤也竟終祚福也言明帝外位政教

法令改舊自新也善曰滅榮緒晉書曰明帝諱紹字道幾元帝太子也禮曰成王幼不能莅祚周公作相踐祚而治詩曰周雖舊邦其

命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美善本亦實存

字至公良曰庶衆寮官咸皆允信也書曰庶事康哉至公無私

主臨之以至公也善曰康哉之歌已見景福殿賦仲長子昌言曰人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善本又有

四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善本又有

良曰如國恩於臣不已令臣領中書則非至公之理是示天下私情也何者自發問之辭善曰王隱晉書曰明穆皇后庾氏字文君琛

第二女生成帝孫盛晉陽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

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翰曰如婭妻族之親骨肉謂兄弟中表內外姨舅兄弟也

此意言母姨之親猶可而妻族最涉嫌疑也故云不同太上謂天子德也言天子之德無私善曰老子曰太上知有之河上公曰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無私已見上文

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

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

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

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銑曰言大道既喪天下之人皆

私厚妻族以為更無至公之人咸皆也抑謂抑止后之宗黨不令過寵也如此則宗黨安若后族進用者則宗族危亡七族謂前漢呂竇

衛上官霍許王后也六姓謂後漢鄧馬竇閻梁何后也言此諸黨以

才平進者則決少敗而今盡敗者則親所厚近謂惠懷等后家善

曰西京七族已見西京賦東京六姓章德竇后和臣歷觀庶姓

熹鄧后安思閻后相思竇后順列梁后靈思何后在社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

在社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

荀無大瑕猶或見容向曰庶姓謂與國無親者朝無黨援豈非輕薄也然且小過或見寬容瑕

猶過也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踈重

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濟曰憑依也天地喻天子皇后也四時根援喻

諸王也財淺也淺居權寵之地則四方側目而懼事有不允罪

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良曰允信也不容誅謂罪大死刑之中亦不足容受

也弊頰仆也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

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翰曰其故何耶自發問故如是言由婚姻涉衆情之

嫌故致毀敗於國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

之心則禍成重闔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為

善本作謂字寒心者也銑曰疏附謂異姓用賢也姻進謂外戚用事也重闔宮門也言外戚用賢呂不進而禍亂

之成由於內矣往代謂呂霍等也以此為戒足為寒心戰懼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

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

道向曰言物有不通達者聖人因而任之陛下冒親戚嫌疑求一

公道達而私門塞也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善

作劇心齋旅外揔兵權濟曰以臣才言薄才也如此嫌謂是

脊抱兵謂為王敦中領軍也善曰尚書穆王曰今以此求治

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良曰言用我以求理未

敗佇立可待也善曰孫卿子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翰

曰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善曰二相王敦王隱晉書曰王敦

二相左右丞相款誠也善曰二相王敦王導也王隱晉書曰王敦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

弘中宗時為侍中肅祖即位敦平進大保不拜後為丞相也

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

銑曰察官也頗少也坦然明白自衆

不能明無私情故生疑也 善言曰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見之楚辭曰衆不可戶說今執云察

予之中情尚書

序曰坦然明白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

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

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耶

向曰愈勝苦憂貽遺也言非惡榮寵

其貪賤知恭君命受職則勝違君命則憂雖無知何事違君命自遺患責爾

實

善本有實字仰覽殷鑒

量已知敝

善本作弊字

身不足惜為國取悔

濟曰殷厚悔禍也言厚觀前代

之戚度已必敝誠不惜身恐為國禍 善言曰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是以控控

貢屢陳丹

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懼

善本作惶字

屏營不

知所厝

翰曰控控誠也屢數也察諒見信也懼惶懼也屏營徘徊也厝置也

善言曰曹大家蟬賦曰復丹款之未足留

滯恨平天際也 屏營已見上文

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

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

銑曰今地謂嫌疑之

地違命謂不受中書令積多也歸骸謂乞骸骨歸家以待罪 善言曰漢書曰彭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私門已見上文尚書曰哀矜折獄

明啓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誠

善本無誠字則

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向曰天地鑒察日月之明愚誠款也

薦譙元彥表一首

善言曰孫盛晉陽秋曰譙秀字元彥巴西人譙周孫性靜不

交於俗李雄盜蜀安車徵秀秀不應躬 耕山藪相温平蜀反役上表薦秀也

相子元

濟曰何法盛晉書云相温字子元譙國人為琅邪王文學後為征西將軍至蜀見譙

秀惡李雄之亂逃竄不仕故表薦之 善言曰何法盛晉書曰相温字元子譙國人為琅邪王文學後

進位大司馬薨

司馬薨

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

貞之義彰良曰大朴大道也高尚德逸也標表也喪亡昏暗彰明也言澆薄之代則隱逸見昏亂之時則忠貞明

善曰易曰不事王侯高向其事道喪善曰易曰不事王侯高向其事道喪故有洗耳投淵以振

玄邈之風翰曰洗耳河上謂許由也湯以天下讓務光務光不受遂自投清冷泉而死邈遠也言此可以振玄遠之

風也善曰洗耳已見上文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欲以其辱行慢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

冷之善曰洗耳已見上文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亦有秉心矯跡以敦在三之節銑曰秉執矯擇敦厚也在三謂父生

之師教之人君食之言士有執心擇迹厚君父之節善曰國語曰晉武公伐翼殺哀侯上欒子曰苟無死矣吾令子為上卿辭曰成聞之

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善曰國語曰晉武公伐翼殺哀侯上欒子曰苟無死矣吾令子為上卿辭曰成聞之是以善本作上代之君莫

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向曰謂堯禮伯成軌迹也皆崇重高尚之迹言重此厚人俗訓人不讓許由禹

為奔競也善曰魏書文帝曰樹德垂聲崇化篤俗伏惟大

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

方圯平裂濟曰符瑞也言出運無常通之理時有險難之道圯

據晉唯有江南之地故三方分毀善曰應符已見上文兔置絕

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良曰兔置網也詩去肅肅

山林網禽獸而食之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此刺宣王不能留賢

也絕響無聞謂宰任之無遺也善曰毛詩曰肅肅兔置施于中林

鄭玄曰置兔之人能恭敬則是賢者衆多也又斯有識之

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良曰悼傷雅正也言古之

也善曰劉歆移曰有識之所歎息阮瑀為陛下聖德嗣興

方恢天緒善曰何法盛晉書曰孝宗穆帝臣昔奉役有

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銑曰奉役謂將軍征蜀也

鯨鯢大魚能吞食小魚喻

李勢也既懸謂梟首而平蜀也言思布大化善曰何法盛晉書曰李勢盜蜀温伐勢勢出軍戰于柞橋軍敗面縛請命鯨鯢喻李勢也鯨鯢只見上謝眺八公山詩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浞

之墟想主蠋蜀於亡齊之境銑曰平蜀之後搜舉逸人也武羅夏之賢人羿不用

寒浞殺羿而自立王蠋齊賢人樂毅伐齊欲封之蠋曰忠臣不仕二

王生而無義遂絕脰而死言庶幾思想此人於亡國之墟善曰左

氏傳魏絳曰昔后羿因夏人以代夏政弃武羅伯因熊髡危圍而用

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虞羿于田以取其國家社頤曰四子

皆羿之良臣也史記曰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日環

畫邑三十里毋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

吾以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

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

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

其生無義固不如享名遂經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蠋音蜀竊

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濟

植立操志也肥遯隱逸也揚舉也渭水濁波喻李勢也言立貞固抱

隱逸之德在李勢之朝能舉清絜之行善曰易曰貞固足以幹事

文子曰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體道

矣楚辭曰滯其泥而揚其波渭水已見上文于時皇極邁道

消之會群黎蹈顛沛之艱良曰皇君也極宸極也邁遇也

偃仆艱難也善曰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

道消顛沛已見上文善曰之望翰曰中華中國也謂賊所破賢者顧瞻而哀也詩云出自幽

望謂無此望也善曰毛詩曰顧瞻周道中心怛兮遷喬已見劉琨答盧諶詩凶命屢招奸威仍

逼銑曰凶命謂李雄李壽地言此等或以禮招或以威迫而譙秀子壽辟命善曰孫盛晉陽秋曰李雄安車徵秀雄叔父驥驥

皆不應也善曰身寄虎吻亡危同朝露喻危善曰莊子孔子

曰丘幾不免虎口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濟曰抗舉

哉朝露已見上文善曰琴操莊周歌曰避世俟杜門

貞也誓不降辱謂不仕亂朝善曰琴操莊周歌曰避世俟杜門

道志絜如玉論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絕跡不面偽庭進免龔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

千五百六十个吉

詭對之譏

良曰偽廷李雄朝也龔勝王莽時徵不就因不食而死薛方亦為莽徵因使辭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莽

悅其言遂不追言秀進不至死退不矯辭善曰漢書曰王莽既篡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及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勝自知不見

聽即謂門人高暉曰吾受漢室厚恩無以報今老矣旦暮入地豈宜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時

年七十九矣又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

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之也雖素善本作綺之棲商洛管寧之

默遼海

翰曰素公綺里季避秦之亂隱於商洛山管寧漢末避公孫度之亂隱於遼東默隱也善曰園綺已見上文

管寧遼東已見謝眺郡內登望詩博物志廉翻方之於秀殆

夢人謂已曰余孤竹君之子遼海漂吾棺椁也

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為美談銑曰方比殆近也西土蜀

西土蜀也夫旌德禮賢化導善本作之所先崇表殊節

聖哲善本作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

黎偷薄義聲不聞銑曰言禮賢德表異行是先聖上務東

盜賊澆競道義之聲無聞善曰漢書曰偷薄之政自益宜振

是滋矣魏志崔琰書諫文帝曰勸遊茲後義聲不聞

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遯之敝良曰言時澆薄流遯不返

免敝若秀蒙蒲帛之徵濟曰古之徵賢者皆以束帛之禮蒲

初即位使使者束帛加璧安足以鎮靜頽風軌訓囂俗

車以蒲輪駕駟迎申公也善曰魏文帝令曰道薄於當年風頽於百代矣幽遐仰

流九服知化也善本作矣字良曰幽遐遠夷也九服謂九服

曰乃辨九服之國

解尚書表一首

殷仲文翰曰檀道鸞晉陽春秋云桓立替位仲文以仕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善注同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鷲颺拂野，林無靜柯。

鏡曰振動恬安拂擊也言大波動於壑鷲颺擊於林則魚無安而條無靜也 善曰魏略王脩奏記曰涓流之水無洪波之勢七發曰橫

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也何者勢弱則受制於巨力

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寔所

敢喻向曰勢弱謂林魚也巨力謂風波也言已微弱受制於相立不能自保也於理則然於臣是不敢以此喻以與之親也

昔相立之代善本誠復驅逼善本者眾至於愚臣

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以善本身佞善本作

國濟曰逼迫也佞營也言相立之時眾人皆被驅迫於已有親罪則實深在進不能見君之危以死命而營國也善曰論語子

張問士子曰見危致命見利思義司馬遷答任退不能辭粟首

少卿書曰李陵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陽拂衣高謝良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死於首陽山言已不能效之拂衣以謝世事善曰史記曰伯夷叔齊恥

武王伐紂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遂乃晏安昏寵叨昧偽封翰曰晏安謂晏然自

安昏亂之朝寵貴也叨貪也為封仲文錫文篡事曾無獨固

錫曰相立進到姑熟羣臣勸九錫及禪位冊文皆仲文作言曾無獨固者謂拒之也善曰曾無固守之節亦從於眾也晉中興書曰詔

加相立為楚王備九錫之禮立名義我以之俱淪情節自茲

兼撓女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翰曰淪沒撓屈判分

也言宜加重法以分忠正邪僻也匡復社稷大弘善貸濟

裕劉裕也善曰鎮軍宋高祖也性正也貸謂假借人性命也裕誅相立反正晉之社稷廣為善以假

借人命善曰馮衍與田邑書曰左平山東右匡社稷善貸已見上又杼善本作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良曰杼洩也三驅之

禮去三面網而留一面者言寬仁也謂用三驅之人洩漏我微命寬縱令人大信順之善曰楚辭曰蜂蟻微命力何固三驅已見上文

既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繫知維翰曰惠首領謂不殺也詩云維之繫

之謂不解尚書善曰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繫維已見上文于時皇輿否隔

天人未泰用忘進退唯力是視銑曰言此時天子為臣下閉塞天道人事未得

大通故忘進退之理為尚書以力效軍旅也善曰惟力是視已見東京賦是以僂俛從事自同

令善本作人向曰僂俛俯仰也令善也言我屬軍旅未定故俯仰從尚書之任自同令善之人也善曰僂俛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任天下而不強此之謂全人高誘曰全人全德之人無虧闕也

今宸極反正惟新濟曰宸極帝位言天子反正更新禮法條章皆舊太平之

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濟曰宸極帝位言天子反正更新禮法條章皆舊太平之

時善曰反正已見謝靈運述祖德詩惟新已見庾元規讓中書令表禮曰仲尼憲章文武品物已見歎逝賦臣亦胡

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良曰胡何也言何能以此厚愧之

予心顏厚有忸怩乞解所職待罪私門翰曰所職尚書私門私家之門善曰私門已見上文

違謝闕庭乃心愧戀謹拜表以聞善本有臣其云云字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一首

傳季友銑曰晉書云義熙十二年洛陽平裕命修晉五陵置守備也善注同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旂西邁向曰振整揚舉邁行也湄水涯旂類善曰

左氏傳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詩云居河之湄將屆舊京威懷司雍濟曰屆至也洛陽晉所都故云舊京威懷謂以威德懷人也司雍二州名善曰威懷已見潘岳關中詩太康地記曰司州司隸校尉治漢武帝初置其

界本西得梁州之地今以三輔為雍州河流湍疾道阻且長良曰湍速阻險也善曰詩曰遡洄從

之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徑淹引

時月良曰伊洛二水名榛蕪荒穢也徑道也淹遲也善曰蜀志許靖與曹公書曰表術方命圯族津塗四塞東觀漢記曰岑

彭伐樹木開道道直出黎丘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

無改城闕為墟宮廟墮頓鍾虛善本作空列觀宇

無改城闕為墟宮廟墮頓鍾虛善本作空列觀宇

之餘鞠為禾黍

翰曰晉舊都故稱墮頓廢壞也虛鍾格言都邑荒蕪唯有鍾格虛設宮觀之餘盡為田疇

而生禾黍也善曰鞠為茂草已見西

征賦毛詩序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

音感舊日永懷痛心在目

銑曰墨市也里居里蕭條空迥見感舊感昔全盛時而目所見者皆

痛心焉善曰蕭條已見上文東觀漢記曰北夷寇作無

雞鳴狗吠之聲劉琨作盧諶詩曰哀我皇晉痛心在目

十五日奉謁五陵

向曰謁拜也五陵謂文帝武帝宣帝景帝惠帝等陵善曰郭緣生述征記曰北邙

東則乾脯山山西南晉文帝崇陽陵陵西武帝峻陽陵

邙之東北宣帝高原陵景帝峻平陵邙之南則惠帝陵

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

濟曰幽暗淪沒也自懷帝至安帝近百年墳陵荒廢

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

也情謂日子拜謁也禮謂祭物儀也憤慨悲感也

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

善曰沈約宋書

日毛脩之字敬文滎陽人也高祖將伐

既開翦荆棘繕脩毀

垣職司既備蕃衛如舊

良曰繕補也謂脩理荒穢備置蕃衛一如舊儀善曰左氏傳戎子

駒支曰驅其狐狸翦其荆棘西京賦曰步毀垣而延竚

伏惟聖懷遠慕兼慰

念父祖兼復慰安陵廟

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呂某奉

表以聞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一首

銑曰劉穆之為前軍

卒追贈儀同三司裕表於天子重贈侍中司徒

善曰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字道沖東莞人為前將軍卒追贈儀同三司高祖又表於天子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

傳季友

臣聞崇賢旌善王化

善本作教字

所先念功簡勞義

深追遠

向曰崇重旌表簡別也言重賢表善主化所尚也念功績別勤勞義在追思遠事也善曰王隱晉書衛瓘上言曰

崇賢舉善而教用彰謝承後漢書曰滕延拜京兆尹旌善為故司

勤兼策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齊曰司勳

僕射前軍善本有將軍字臣劉善本無劉字穆之爰自布衣協

佐義始內竭謀猷外勤庶政良曰協合也義始謂初起

道也言內盡謀策之道外勤軍旅之事善曰裴子野宋略曰高祖

潛謀匡復署穆之主簿委以腹心尚書王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

爾后于內又曰庶密勿軍國心力俱盡良曰密勿僂俛也

盡謀慮力盡行陣善曰韓詩曰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

敷讚百揆翼新大猷銑曰登外庸用也朝右謂僕射尹長

丹陽長布奏以度百事輔新君之大道善曰沈約宋書曰穆之為

尚書左僕射又曰加丹陽尹尚書曰若時登庸百揆已見上文毛詩

曰匪大猷是經惟邇言是聽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寧之勳實

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向曰言宋公出征穆之

之功以合朝野局曲致至也識度曲至有棟梁貞幹之器善曰沈

約宋書曰高祖北伐轉穆之左僕射甲仗五十人入居東城毛詩曰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鄭玄曰居軍中為容好蜀志曰文帝察黃權有局量易曰棟隆之吉不撓于下也方宣讚盛

化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喪述班

同三事齊曰緝光績功究盡悼傷也言未盡其志而死遠近傷心

姓胡為諸葛亮主簿故見喪述善曰蜀志曰偉度榮哀既備寵靈已泰良曰生

人理既備寵其神靈亦以奢泰善曰論語子貢曰臣伏思尋

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翰曰義熙晉安帝年號草創初始

日王隱晉書曰義熙安帝年號國善外虞既勢內難亦存時

屯世故靡有寧歲

銑曰虞度般衆荐重也外度謂慕容超數為邊患言屯難多故無有安寧之年

曰沈約宋書曰義熙五年慕容超數為邊患公抗表北伐公之北伐也徐道覆乃有闕閭之志勸盧循承虛而下循從之公羊傳曰君子避內難不避外難也周易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又曰屯難也潘正叔迎大駕詩曰世故尚未夷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子之行晉無寧

也臣以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動豈

唯謹言嘉謀溢于民聽

向曰幼弱賴蒙匡正翼佐也謹善言也溢滿也言穆之善言善謀滿

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

際濟曰密謀潛慮謂有帷幄之筭造膝謂近天子納諫言也詭辭謂曰問則詭對之莫見其際謂隱而不見

造辭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曰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也風俗通曰禮諫有五諷為上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辭禮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已王隱晉書曰樂廣任誠保直莫見其際

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

可勝紀

善本作記字

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

良曰言膺別皇朝其

功不為天子聞見者多也一紀十二年言陳力十二年遂有成也善曰國語狐偃曰畜力一紀可以遠矣又子犯曰若克有成晉之柔嘉是

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

濟其事者

善本有矣字翰曰言穆之出將入相皆不辱君命也微無也言無此人不能安濟軍國之事

傳重耳曰微夫人之力不及此爾雅曰左右助也寧濟已見曹植責躬詩

履謙居寡守之彌固

銑曰履踐也言踐謙居寡欲之道守之彌益堅固

毋議及

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動高當年而茅土弗及

向曰抑絕謂拒封爵也古者天子建諸侯以白茅封五色土賜以為社不及言不封

撫

事永念胡寧可昧謂且加贈正司追甄土宇

濟曰

胡何也言無此事何可昧而不言也謂者宋公意也正司謂正為三公也甄表也謂表其所居土宇

俾忠貞之烈

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

良曰俾使烈業泯滅賚賜也秩

祿也言使身沒而不朽長賜祿秩於善人
善曰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臣契闊屯夷旋觀

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獻其乃懷布之

朝聽所啓上合請付外詳議
翰曰契闊勤苦也屯難夷傷也觀終始謂觀穆之終始也金蘭謂與宋公為交道其堅如金其臭如蘭言分義既深獻其懷抱布之天聽如合上意即請付議
善曰金蘭已見上文

為齊明皇
善本無皇字
帝作相
善本無作相字
讓宣城

郡公第一表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明皇帝始安貞王道生子初太祖封陵王封宣城郡公也

任彥升
銑曰齊明皇帝名鸞初立弟昭文文以帝錄尚書事封宣城郡公固讓不受後廢帝自立

臣公
善本作鸞字
言被臺
善本有司字
召以臣為侍中中書監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長史
善本作刺錄尚

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

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
善曰母丘儉表曰禹尚之朝不畜庸才東觀漢記李通上疏曰臣經術短淺智
能空薄

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

皇
善本無皇字
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諱贍字宣遠太祖布衣猶平人也同氣

兄弟親之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諱贍字宣遠太祖長子晉中興書庾亮上疏曰先帝謬植情同布衣曹植來自試表曰

與國分形同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諱贍字宣遠太祖氣憂患共之
武皇大漸實奉話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諱贍字宣遠太祖

以輔政也
善曰尚書王曰嗚呼疾大
雖自見之明庸近所

漸惟幾毛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

蔽愚夫一至偏
善本作偶字
識量已
翰曰言自見者為明庸人近暗此事愚夫自謂也

千五百六

千五百六

千五百六

千五百六

至猶偏識也言我偏識之材過量已之分蔽暗也善曰韓子曰楚莊王欲伐越莊子曰伐越何也王曰以政亂兵弱莊子曰臣患知之如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煩故曰自見之謂明劉劭人物志曰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爾雅曰偶遇也郭璞曰偶爾植也更元規表曰仰覽躬鑑量已知弊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

王几之側銑曰綴衣王將崩之時命執衣於庭而王憑玉几言不忍固違拒此時受託之言善曰尚書顧命曰出

綴衣於庭越翼日王崩玉几見下句遂荷顧託導揚末命向曰荷負也導引揚明也未命臨終

之命也善曰尚書顧命雖嗣君奔常獲罪宣德濟曰嗣君贊林

曰后憑玉几道揚末命王也奔常謂廢常道也得罪於宣德太后善曰嗣君謂贊林王也

為宣太后所廢左傳申繻曰人奔常而妖興漢書曰太后召昌邑王賀賀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王室不造職臣之由良曰造成也鸞輔佐天

善曰不造已見嵇康幽憤詩職汝之由已見王仲宣贈文叔良詩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

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翰

漢東牟侯與居惠王子也誅諸呂有功封博陸侯霍光字子孟武帝使輔昭帝帝崩後輔昌邑王賀賀無道以太后命廢賀賀曰天子有

爭臣不失天下光曰臣寧負王不負社稷也自發問言何因由我正以親任之篤雖與彼同今空懷此無救王譏之言善曰漢書曰齊

悼惠王子典君為東牟侯又曰武帝遺詔封博陸侯漢書霍光奏曰昌邑王賀不可以承天緒當廢皇太后詔可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

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寧負王不負社稷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

陵土未乾訓誓在耳銑曰言四海聞廢王皆歸咎責於我陵土未乾言帝崩在近約束之言未

離於耳善曰曹植求自試表曰墳土未乾而身家國之事一

至於斯向曰言家者語其親言國者謂天下一至於斯謂廢贊

超假還東簡文帝謂之曰致意善曰謂贊林猖獗類蹟也孫盛晉陽秋曰卻

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也也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向曰尤

也善曰毛詩曰發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

心失圖泣血待旦

濟曰肅虔皆敬也高寢高祖寢廟也武園武帝園陵也悼傷也言心之傷痛失所國

謀也無聲而泣下曰血也 善曰寢廟及園陵已見上文左傳楚寧

容復微榮於家恥晏安於國危 良曰微遮也家恥謂嗣

表曰豈敢干祿位以微時榮乎宴安已見上 驃騎上將之元

勲神州儀刑之列岳 銑曰驃騎上將軍漢置位在三司上

表也列岳謂比於諸侯 善曰漢書曰霍去病征匈奴有絕漠之勲

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班固衛青述曰長平相相上將之元神

州儀刑已 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 尚書古稱

司會為主天下之大訓也中書官名掌出納王言此等官當用賢言

已不稱也 善曰周禮曰司會中大夫二人鄭玄曰司會主天下之

事若今之尚書耳沈約宋書曰置秘書令 且虛飾寵章委成

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改為中書令 濟曰寵章謂封侯也禦侮謂

禦侮臣知不恆物誰謂宜 為驃騎恆可也言自知不可

誰以為得 善曰王隱晉書曰武帝詔 但命輕鴻毛責重山

山濤曰勿復為虛飾也詩曰子有禦侮 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

良曰言命有可輕如鴻毛可重如 山岳言我不能輔王其命如鴻毛

矣貫事也言今輕已故存沒毀譽皆歸一事爾 善曰戰國策唐睢

謂楚王曰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山岳陽泉養性賦曰況性命

之幾微如鴻毛之漂輕毋立儉之遼東詩曰憂責重山岳誰能為我

檐莊子曰哀公曰何謂材命仲尼曰存亡毀譽是事之變吳志周紡

與曹休書曰志行雖微存沒一節周易曰殊途而同歸書曰為善不

同同歸于治莊子老聃曰彼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也

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

體國不為飾讓 翰曰黷汚經法也同體為已與國親是同一

累我躬賈逵國語注曰黷慢朝經也家語孔子曰治天下國有九經

其所以行者一也穀梁傳曰大夫國體也何休曰君之卿佐是謂股

肱故曰國體孫皓詔紀陟 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

宅近甸奄有全邦隕越為期不敢聞命 銑

均同至正隕沒越墜也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千室謂諸侯之封也

近甸謂宣城去都近言今使用管仲而為侯光其所君令大有全國

雖則沒墜而死終不敢受也 善曰論語孔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左傳曰晉侯滅赤狄潞氏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光宅已見吳都賦謝承後漢書曰周防及守近甸嘉瑞表應毛詩曰奄有龜蒙漢書淮南王上書曰淮南全國之時殞越已見上文 亦願

曲留降鑒即垂順許鉅平之懇誠弥 善本作必字 固永

昌之丹慊 苦 獲申 向曰許謂許所請也晉羊祜封鉅平子武帝受禪加開府儀同三司祜讓不受使亮

破沈元功封永昌縣開國公固讓不受懇信也慊 乃知君臣之不足也善曰鉅平羊祜永昌使亮並見上表

道綽有餘裕 濟曰綽寬裕優也善曰孟子曰欲為君則盡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

守難奪故可庶心弘議酌已親物者矣不勝荷 苟曰易昭敢

懼屏營之誠 良曰苟且也且以我情淺近易昭察然我匹夫之志難奪也弘大酌度也屏營猶驚惶也 謹

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 善本有臣謹誠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翰曰雲與梁武同事

竟陵王情義親密及梁武之即位用為吏部尚書兼封侯以為太重故不敢受善曰范雲字彥龍與梁武同事齊竟陵王為八友又與雲住處相近更增親密及為天子以為為吏部尚書其敬雲常語其二弟曰我昔與雲情同昆弟汝當為我呼雲為兄

任彥昇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

封宵 善本作霄字 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

顏無措臣雲 中謝五臣本無臣雲二字 臣素門凡流輪翮無取 銑

素本也輪有輪運之功翮謂輔翼之用言我無此能也 進謝中

庸退慙狂狷 古縣切向曰中庸謂中常之人狂狷猶佯狂也慙謝皆謂不及也善曰禮記仲尼曰君子中

庸小人反中庸 固嘗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篆刻為

文而三冬靡就 濟曰鑽先王之道勉厲於學不能精治一經也篆謂篆書刻謂雕刻文章也東方朔學書

三冬文史足用靡無就成也 善曰漢書曰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籩不如一經法言曰童子彫蟲篆刻漢書東方朔上書

曰臣朔學書三冬文史足用 負書燕魏空殫菽粟躡蹻

脚 齊楚徒知貧賤 良曰蘇秦負書游說於燕魏二國也殫盡授履而適楚安往而不得貧賤也躡蹻履也 善曰戰國策曰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納去秦而歸負書擔囊孟子曰聖人之治

天下使菽粟如水火也史記曰虞卿躡蹻擔簞說趙孝成王徐廣曰躡蹻草履也韓詩外傳曰田子方謂魏太子曰貧賤可以驕人矣志不得則受履而適秦楚耳

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嗤持

安往而不得吾貧賤乎 善曰戰國策曰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納去秦而歸負書擔囊孟子曰聖人之治

斧作牧以蕙苾 意苾以興謗 翰曰漢儀郡國銅虎符囊衣功賜以斧鉞得專征伐也王吉為益州刺史好事車馬衣服及去職不過囊衣而已馬援為交趾太守出蕙苾可治瘴氣遂取一車將還

時人以為南土珍怪因而流謗也此謂雲為始興太守而被解落也善曰分虎已見上文漢書曰王陽父子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爾漢書曰暴勝之持斧逐捕盜賊周禮曰八命作牧范曄後漢書曰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蕙苾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

名為民知井曰之逸 銑曰古得罪之人皆著赭衣虜僕也言為執法者所獲也下獄之時畏其執法之吏而尊之除名謂除其官爵以為凡人也井曰謂探春汲之事而以為逸樂 善曰漢書賈山上疏曰棄赭衣半道羣盜滿山又

曰人有上書告周勃欲反下廷尉勃恐不知致辭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遂迺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勃既出口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孫盛晉陽秋曰劉弘顧望除名為民東觀漢記曰馮敬通廢於家娶北地任氏女為妻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

也百年上壽既曰徒然如其誠說亦以過半亂

離斯瘼莫欲以安歸 向曰徒然空言也誠信也雲以上壽詩百年為空言縱是信說亦年已過半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千六百八十八字

矣亂離東昏侯作亂也瘼病也安歸不仕也善曰莊子盜跖謂孔子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毛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薛君曰瘼也閉門荒郊再離寒暑濟曰野外曰郊離經也寒暑冬也

兼以東臯數畝控帶朝夕關外一區悵望詩曰載離寒暑善曰閉門已見恨賦毛

鍾阜良曰臯澤也控引也帶繞也朝夕謂海也丹陽齊門外也一區謂雲宅悵望失志貌鍾阜鍾山善曰秋興賦曰耕東臯

雖室燕之沃壤輸黍稷之餘稅朝夕已見江賦漢書楊僕上書曰雖室燕恥為關外人又曰楊雄有宅一區悵望鍾阜已見上文

趙女而門多好事翰曰趙女歌舞妓也好事謂相知者善曰楊暉與孫會宗書曰婦趙女也雅

祿微賜金而歡同娛善鼓瑟漢書曰楊雄素奢者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也

老翰曰疎廣得賜金歸與鄉人曰同歡娛言我祿則微薄賜金然歡娛同之善曰賜金娛老謂疎廣也己見張景陽詠史詩

折芟燔枯此焉自足翰曰芟芟也己見張景陽詠史詩善曰謝承後漢書曰鄭敬字次都鈞

陛下應期萬世接統魚大澤折芟而坐以蒲薦肉瓠瓢盈酒琴書自樂焚林已見雁心塚百一詩

千祀三千景附八百不謀銑曰陛下謂梁武也祀年也謂二千惟一心八百諸侯不謀而同會于孟津也景影也言天下之人如影之附於身亦猶武王矣善曰莊子曰萬世之後而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漢書司馬談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周書曰蕩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然後即天子之位又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涖以祭不謀同

離心功慙同德泥首在顏輿棺未毀締構草昧辭不期同時一朝會武王於郊下者八百諸侯

臣亶善本等善本

敢叨天功向曰亶隙也離心謂如紂臣離心離德也等謂已為齊臣武王有臣同心同德言不能為梁立功故慙之

降者泥首輿棺以歸命也顏面也言泥猶在面棺猶未毀締結構成也草昧謂初也叨貪也天功天子之功也善曰尚書武王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張溫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輿棺即輿櫬也已見潘安仁贈陸機詩締構草昧並已見上文左氏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功以為己力

獄訟謳歌示同民志

而隆器大名一朝惣集顧已及躬何以臻此濟

而隆器大名一朝惣集顧已及躬何以臻此濟

而隆器大名一朝惣集顧已及躬何以臻此濟

而隆器大名一朝惣集顧已及躬何以臻此濟

獄訟之事與歌謠皆歸於梁武所望亦同一人之例爾器謂珪璋也
摠集謂集於身言見任用也躬身臻至也自顧其身不堪至此大官
善曰獄訟謳謠已見上文莊子曰語大功立大名此朝廷之士也左傳仲尼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政當以接

閉白水列宅舊

豐良曰吳漢與光武同居白水鄉盧縮與高祖同器豐邑雲與梁武居止相近故云也

善曰光武居白水已見南都賦東觀漢記曰吳漢南陽人也為人質厚少文上以其南陽人故親之漢書曰盧縮豐人也與高祖同里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縮

忘捨講之尤存諸公之費

良曰初長安時過朱祐宅祐留上待講竟乃談話及帝登位駕幸祐第問曰得無去我講乎祐曰不敢尤過也上初學長安賢者往來南陽資用

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今從儻以給諸公之費善曰東觀漢記曰初上學長安時過朱祐祐嘗留上待講竟乃談話及車駕幸祐第問主人得無去我講乎祐曰不敢又曰初上學長安南陽人賢者往來長安為之郊閑稽疑資用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今從者

就以給諸公費俯拾青紫豈待明經翰曰古人明經而取青紫如拾青紫已見上文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遠

得也善曰明經

惟則哲在帝猶難

銑曰銓衡所以平輕重關猶存也替廢也咎繇云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言吏部

之任難遠思之自知不可也善曰陸機顧譚諫曰遷吏部尚書才長於銓衡而綜核人物也尚書咎繇曰在知人禹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

漢魏以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唯稱許

郭

向曰繼軌言達識者多然所稱者惟許劭郭林宗能超拔人土而用之也善曰孫綽子或問雅俗曰判風流正位分涇渭殊

流雅鄭異調題帖分明標榜可觀斯謂之雅俗矣范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其獎拔上人皆如所鑒又曰許劭字子將少峻名節好獎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也

拔十得五尚曰比肩

濟曰龐統曰拔擢十人而得五人亦可以有志自勵不亦可乎淳于髡曰薦七士宣主曰寡人聞千里一士尚曰比肩今一朝見七士不亦衆乎善曰習鑿齒襄陽耆舊傳曰龐統為郡功曹性好人倫每所稱述多過其中時人怪問之統曰方欲興長道業不美其談即

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即為善者少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自厲不亦可乎戰國策曰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宣王曰寡人聞千里一士是比肩而其餘得失未聞偶察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人不亦衆乎

童幼天機暨

善本作暫字

發顧無足筭

良曰其餘謂許郭之外未聞得失也

偶有鑒察童幼之異天然自知無足稱數也善曰魏志曰王脩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天機已見文賦論語曰斗筭之人何足

也 算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以臣況

之一何遼落

翰曰毛玠魏尚書典選舉用公方清正之士山濤

落而不相及也善曰魏志曰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為尚書僕射典選舉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魏氏春秋曰山濤為選曹郎遷尚

書也世說袁彥伯曰江山 齊季陵遲官方淆亂 銑曰季未也

遼落居然有萬里勢也 官方謂王政淆亦亂也 善曰陵遲已 鴻都不綱西園成市

見上文莊子曰是非之塗森然淆亂 向曰鴻都學府也不綱謂無綱紀也漢靈帝時太后臨西園賣官齊

亦如此善曰華嶠後漢書曰元和元年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勅

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 爵者士君子皆取與為列焉漢記曰靈帝即位太后臨朝於西園賣

官自關內侯以下入錢各有差 金章有盈筭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

濟曰金章印也筭謂盛衣器華貂侍臣之服飾也趙王倫為亂謠曰

金章滿箱尚不可長又曰貂不足狗尾續言小人在位者衆故云此

矣善曰金章盈筭未詳虞預晉錄曰趙王倫篡位侍中常侍 九十七人每朝小人滿庭貂蟬半座時人謠曰貂不足狗尾續草

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已南面責成斯在 良曰創洪

政當存改敝風天子南面恭己而已選任賢能責成於此尚書善 曰論語子曰舜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淮南子曰人主之術責

成而不勞 豈宜妄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

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 翰曰言不可以私恩而加尊寵闕

寵章珪章也無材而蒙此者於公則失授於私則失受善曰 近

董巴輿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冠武弁大冠加金鑄附蟬為文 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 銑曰

也參差不齊也蕭何留守關中常以食給漢王即位封鄼侯也寇恂 守河內收租四百萬石轉給光武軍光武即位封雍奴侯皆言有功

而封善曰漢書曰蕭何以丞相留牧巴蜀使給軍食漢王擊楚何 守關中後為鄼侯范曄後漢書曰上拜寇恂河內太守上謂恂曰河

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或制勝帷幄或門

人加親向曰高祖云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可封留侯光武即位拜鄧禹為前將軍詔曰孔子云自吾

有回門人益親可封為鄼侯善曰漢書高祖曰夫運策於帷帳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子房封侯已見上文東觀漢記曰拜

前將軍鄧禹為大司徒制曰孔子曰自或與時抑揚或隱若

敵國濟曰漢叔孫通以抑揚禮教拜稷嗣君後漢吳漢為將帝使人視之方見作攻具帝曰強人意隱若敵國封廣平侯善

曰班固漢書叔孫通述曰叔孫奉常與時抑揚勝不免習禮義是創

通為稷嗣君東觀漢記曰吳漢自初從征伐兵有不利軍營不如意

漢常獨繕檠弓戟上時令人視吳公何為還言方作或策定禁

攻具上曰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封漢廣平侯

中或功成野戰濟曰安帝時鄧騭定策禁中封上蔡侯曹參有野戰之功封平陽侯善曰東觀漢記曰

蕩帝崩惟安帝宜承大統車騎將軍鄧騭定策禁中封騭為上蔡侯

漢書鄧千秋曰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又曰賜參

爵列侯食邑平陽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栢榮濟曰卓茂

四姓侍祀已無足紀濟曰明帝外戚樊氏郭氏馬氏四姓封為小侯以待祭祀紀錄也善曰

應劭漢官典職曰四姓侍祠侯顏氏家訓曰漢明帝時外戚有樊氏

郭氏陰氏馬氏是為四姓謂之小侯者或以侍祠非列侯故曰小侯

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唯在恩澤良

漢元后弟王崇譚商鳳根皆以外戚之重而封侯是名五侯言此非

漢本約故云非舊章漢有恩澤侯無功勳但以恩澤而封侯言我今

封在於此善曰五侯王氏也已見上文漢書恩澤侯表曰公孫弘自海瀕而登宰相寵以列侯之爵既義異疇

庸實榮乖儒者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翰曰疇酬庸功也言

我無功可酬又非儒德雖小人之性貪幸爵祿豈獨無愧於

心者哉善曰陸機高祖功臣頌曰帝疇爾庸後嗣是膺臣本

自諸生家承素業門無富貴易農而仕銑曰諸生書生也素

蠶不入境光武即位慕盛德封宣德栢榮為明帝師拜尚書善曰

東觀漢記曰卓茂字子容南陽人也漢官儀注曰出祖中興特擢感

德南陽卓茂為太傅封宣德侯東觀漢記曰栢榮字春卿沛國

人也治歐陽尚書事九江宋文剛窮極師道賜榮爵關內侯

或

謂朴素之業也仕謂祿以代農故曰易農善曰東觀漢記曰相者謂班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董仲舒不遇賦曰若不反身於素業莫隨世而轉輸東方朔戒子書曰飽食安步以仕易農

乃祖玄平道風秀世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位裁元凱任止牧伯向曰玄平范雲高祖之父也道風謂妙達

玄理秀出也中興謂東晉也刑法也多士眾士裁法也元凱八元八凱皆堯之賢目也言遠祖之任淺於元凱止及刺史而已牧伯謂刺史

史善曰晉中興書曰范王字玄平善言玄理為吏部即徙吏部尚書徐充二州刺史也中興元帝也尚書即古元凱也刺史即古牧伯

也左傳太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凱檮戡大臨龙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凱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

季狸謂之八元高尚濟曰秉執也高尚不仕薄官東朝謝病下邑善曰王僧孺范氏

所富者義所乏非善本作時也所乏非時言當太時濟曰富義謂富於道

平之時善曰富義謂段干木已見魏都賦漢書文帝曰惜李廣不逢時

薄官東朝謝病下邑善曰王僧孺范氏譜曰少連太子舍人餘杭令先志不忘愚

臣是庶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爾善本今

茲首夏將亞冢司良曰先志謂先祖隱逸之志將庶幾不忘

之亞次也善曰劉璠梁典曰齊永元初雖千秋之一日

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目未為速達翰

車千秋自園寢即論戾太子事一日超九級至大鴻臚荀爽聞董卓

輔政逃避吏持之急不得去行至宛陵徵為光祿勳已而又拜司空

從徵時及發台司經九十五日言此二人之逢不足比於我也善

曰東觀漢記馬援與楊度書曰車丞相高祖園寢即一月九遷為丞

相者知武帝恨誅衛太子書訟之然日當為月字之誤也范曄後

漢書荀爽字慈明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徵爽爽欲遁吏持之急不得

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為光祿勳視事臣雖無識

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唯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為國為身知其不可

不敢妄冒銑曰言雖無識好利至於名實不當損國弃身亦知

不可故不敢欺冒而進達也善曰尚書伊尹曰目

為上為國 陛下不棄菅 荻 蒯 怪苦 愛同絲麻 向曰菅蒯草名可以

為索雲自喻也言不以我下材而垂愛與絲麻同也絲麻喻賢良也

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 齊

平生言謂與帝相知之時有隱逸之言聽覽猶耳目也無復貳辭謂

將不移平生之言也 善曰嵇康幽憤詩曰內負宿心玉隱晉書甄

彬奏曰不宜 違人之素志 矜臣所乞特迴寵命則尋章載穆微物

知免 善本作 臣今在假不容詎省不任荷懼之至

謹奉表以聞 善本有目雲誠惶以下六字 良曰乞請也言衰

雲曰謂也免 謂免咎責也

為蕭揚州作薦士表一首 銑曰蕭遙光為揚州刺史齊建武初

有詔舉士故以此表薦琅邪王暕及薦王僧孺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始安王遙光為揚州刺史劉

璠梁典曰齊建武有詔舉士始安王表薦琅邪王暕及王僧孺

任彥昇

臣王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 濟曰任昉為始安王作表故本集云

王言撰集者因隨舊文而錄之言求賢人雖暫勞得而任之則君上

垂衣拱手永為逸樂 善曰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

事 方之䟽壤取類導川 向曰䟽通道引也通壤引川則弱

孟子曰舜使禹䟽九河禹掘地而注之 海國語太子晉曰伯禹䟽川導滯也

伏惟陛下道隱旒

纁信充符璽 濟曰旒以蔽視纁以塞聽言天子之道潛隱而

信滿內外如符璽焉充滿也符璽印也 善曰

老子曰大象無形道隱無名河上公注曰道替隱使人無能指名也 大戴禮曰孔子曰古者統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鞋統塞耳所以掩聰 也統古冕字統古纁字音義並同莊 子曰聖人治天下為符璽以信之 六飛同塵五讓高世 良曰文帝乘六飛則六馬也文帝襲位代邛西向讓者三南向讓者 再是為五讓言今塵迹與之同 善曰漢書爰盎謂文帝曰陛下有

高世之行三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者三南向讓者再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又曰陛下白駒空谷振鷺在庭

曰駒賢者所乘空谷言賢人出仕而谷空也振衆也鷺白鳥也以喻潔白之士在庭謂在王庭善曰白駒已見相元子薦譙元彦表毛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猶懼隱鱗下祝藏器屠保銑曰隱鱗謂君子如龍之隱也卜祝謂嚴君平也藏器謂藏治國之器也屠謂太公屠牛於朝歌保謂伊尹為酒家傭保善曰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鷓冠子曰伊尹酒保太公屠牛海內荒亂立為世師

物色關下委裘河上向曰物色謂關令尹喜望見氣色知老子之至也委裘河上謂河上公言恐有賢同此隱者故有詔

舉善曰列仙傳曰關令尹喜內學老子西游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晏子曰治天下若委裘用賢委裘之實相公聽管仲而趙襄子信王登此之謂委裘然委裘謂用賢也神仙傳曰河上公莫知其姓名也常讀老子道德經漢孝文帝駕從而指之

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濟曰製裘非一狐之皮求美必兼采衆味論為國者信資衆賢善曰一狐已見上文而金曰無五聲倦響九張璠易注序曰蜜蜂以兼采為味也

工是詢良曰大禹治天下以五聲聽理工官也詢問也九工謂善口鬻子曰昔者大禹治天下以五聲聽九官謂六府三事之官言天子倦以聲聽故問於九官聲聽治九工已見王元長策秀才文

寢義善本作廟堂借聽議字與阜翰曰廟堂謂貴臣與阜賦士也言寢息知相之議借聽微賤之言善曰說苑晉東郭氏曰肉食者失計於廟堂藿食得不肝腦塗地班固漢書匈奴贊曰漢興忠言嘉謀之臣相與議事於廟堂之上左氏傳曰晉侯聽輿人之誦與阜已見射雉賦

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微倖路絕銑曰任重謂始安王楊州刺史義兼家邦謂與國為兄弟也言欲所任人皆取實材而絕微倖微倖猶苟且也善曰鄧析子曰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宣令

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臣之職也微倖已見李令伯表

談向曰勢門謂權勢之門格舉也言勢門之人有清談者猶舉之無高門上品無賤族王隱晉書曰祖約清談平裁老而不倦

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

濟曰僚官也言英俊之材居於下職豈可以位卑貌陋而不竊見用善曰左太冲詠史詩曰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也

秘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重

光海內冠冕良曰七葉謂目王祥以下至暕父曇首凡七代冠冕不絕故云重光而謂海內所推美也善曰梁

書曰俊子暕字思晦何之元梁典曰侍中領右驍騎王騫字思晦太尉文憲公長子也左僕射王暕字思寂文憲公次子也王筠為騫碑

亦云騫字思晦據此及梁書明梁典及碑誤也晉中興書曰王祥弟暕見生道導生治治生珣珣生曇首沈約宋書曰王僧綽曇首長子

遇害子儉嗣也尚書曰宜重光晉中興神清氣茂允迪中和

書庾冰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

翰曰迪蹈也言神情俊茂允蹈中和之氣善曰淮南子曰神清者嗜欲不能亂蔡洪張綺狀曰綺資氣早茂才幹足任尚書曰允迪厥

德禮曰以樂德教國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

子中和祗庸孝友善曰淮南子曰神清者嗜欲不能亂蔡洪張綺狀曰綺資氣早茂才幹足任尚書曰允迪厥德禮曰以樂德教國

衛玠字叔寶善談玄理樂廣字彥輔能崇名教言暕俱有之善曰臧榮緒晉書曰衛玠字叔寶好言玄理拜太子洗馬常以人有不及

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世說曰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以放任為達或去衣裸體樂廣曰名教中自有

樂地何故以暕映先達領袖後進向曰暕映光明也領袖為乃爾可為人之儀則善曰

孫盛晉陽秋曰裴秀有風操十餘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

濟曰塵雜謂塵俗班彪家有賜書此言暕家亦有善曰韋昭吳書曰劉基不妄交遊門無雜賓漢書曰班彪幼與兄嗣共遊學家有賜

書好古之士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踈道

自遠方至良曰邇近曠遠也言文章清妙屬言幽玄言心遠居近親道踈親物也善曰陸機陸雲別傳曰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

辯持論過之臧榮緒晉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也毛詩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尹文子曰處名位雖不肖不患物不親

已在貧賤不患物不踈已親踈係養素丘園台階虛位善曰韋昭吳書曰劉基不妄交遊門無雜賓漢書曰班彪幼與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好古之士

素朴也台三台星主三公也言此人守朴丘園則庠序公朝萬

虛三公之位善曰養素已見謝宣遠送孔令詩庠序公朝萬夫傾首善本著作望字銑曰言使此人居庠序立公朝則萬人皆傾首而欽慕善曰庠序已見上文曹植求親親表曰執政

不發於公朝豈徒苟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向曰荀顛字景清太

尉或之子高祖輔政見顛曰荀令君之子李固者司徒邵之子究覽
 墳典京師學者共歎曰是復有李公矣言晉繼祖父之德亦如是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荀顛字景倩潁陽人也魏太尉或之第六子黃
 初末除中郎高祖輔政見顛異之曰顛令君之子也近見素侃亦耀
 卿之子也皆有父風范曄後漢書曰李固字子堅漢中郡南鄭人司
 徒邵之子少好學四方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為
 李公矣

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善本有字

僧孺**理尚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為養亦傭書成**

學濟曰理謂意趣也恬靜敏達也言棲意儉約思致靜達筆耕謂以筆代耕種以取給傭賃善曰劉璠梁典曰王僧孺字僧孺

東海郡人也六歲解屬文梁典除鎮軍記室稍遷蘭陵太守卒於諮議東觀漢記曰班超家貧為官傭寫書投筆歎曰丈夫獨不效傅介子立功絕域之地以封侯安久筆耕乎東觀記耕或為研范曄漢書曰班超為官傭書以供養吳志曰闕澤字德潤會稽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無以資常為人傭書以**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良曰車武子勤學貧無燈燭夏則拾螢盛練囊中以為明冬取雪以映之温舒少貧牧羊澤中常截浦寫書孫敬貧居太學編柳簡以為

經善曰檀道鸞晉陽秋曰車胤字武子學而不倦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日焉孫氏世錄曰孫康家貧常映雪

為經**先言在人物雅俗**知善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或問人物雅俗已見范雲讓表**甘泉遺**

儀南宮故事善曰胡廣作天子出行鹵簿帝往甘泉宮則用

成敗定終始斯可**畫地成圖抵掌可述**向曰張

將擊烏桓還霍光問以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豈**

直隄廷**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齊曰實

也詔問何以知攸曰見爾雅詔使案之如攸言賜帛百匹人有於嵩
山下得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人莫能識司空張華以問東哲曰此
明帝顯節陵中策文驗之果然善曰摯虞三輔決錄注曰實攸舉
孝廉為郎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熒熒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羣
臣莫知攸對曰名鼯鼠詔問何以知之攸對曰見爾雅詔案祕書如
攸言賜帛百匹張騰文士傳曰人有嵩山下得竹簡一枚司空張華
以問東哲曰此明帝顯節陵策文驗校果然朝廷士庶皆服其博
識

陳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

斯在

良曰言陳進益於俗多僧孺有應對定疑之美質定也善
曰班固漢書董仲舒述曰讜言訪對為世純儒太玄經曰爰

質所疑宋衷
曰質問也

立東序之祕寶瑚璉之茂器

翰曰東序講
道之處祕寶

奇珍也瑚璉黍稷器也言二人可以為宗廟之任善曰書曰大王
夷王天球河圖在東序典引曰御東序之祕寶論語子貢問曰賜也
何如子曰汝器也曰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銑曰信有
何器也曰瑚璉也善曰不以人廢言已見上文解朝
人其人之才實可為世之資用善曰不以人廢言已見上文解朝
曰解衍頡頏而取世資班固漢書翟方進述曰用合時宜器周世資

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

善本有
云云字

為楮諮議秦

善本有
讓字

代兄襲封表一首

日向

秦南康郡公楮淵嫡子少出外繼有庶兄賁襲爵
秦既長大賁上表請歸封於秦天子許焉而秦上
此表讓於賁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楮秦字茂
緒為義興太守改封巴東郡表讓封賁于霽詔許
之官至前將軍卒然此表與集
詳略不同疑是藁本辭多冗長

任彥昇

臣藁言一

善本無
一字

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

賁所請以臣襲封南康郡公臣門籍勳蔭光

錫土宇臣賁載世

善本作
世載字

以

善本作
承字

家允膺長德

司徒官名掌國邦教也勳功錫賜也土宇謂南康郡也卿大夫稱家
允信膺當也言兄賁信當年長而復有德所以可承家業善曰蕭

子顯齊書曰褚淵長子賁字蔚先官歷散騎常侍上表稱疾讓封與弟泰國語曰祭公謀父曰弈世載德韋昭曰載成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左氏傳王子朝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也而深鑒止足脫屣千乘良曰言允賁有止足之鑒視所封郡如脫屣屣履也遂乃遠善曰止足已見上文吳都賦曰輕脫履於千乘也

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國讓弘義有歸匹夫難

奪守以勿貳翰曰謬誤也言推此恩疎遠而誤萃聚也庸薄也言已執匹夫之志終無二心善曰昔武始迫家臣之策

左氏傳公子魚曰能以國讓仁執大焉

陵陽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為理屈統曰張統封武始侯

臨終勅家丞曰我無功於時猥蒙爵士身死之後勿議傳國後光武封其子奮嗣侯以父遺勅違詔不受有詔書下獄惶懼乃受也丁繼

王莽末以為穎陽尉降光武封為陵陽侯繼卒子鴻當嗣上書讓於弟弟不受遂於東海為佯任後同門生鮑駿讓之鴻乃感悟因還就

國此理屈也善曰東觀漢記曰張純字伯仁建武初先詣闕封武始侯子奮字釋通兄根常被病純病困勅家丞翕司空無功爵不當

傳嗣純薨大行移書問嗣翕上書奪詔封奮奮上書曰根不病哀目小稱病今翕移目又曰丁繼為陵陽侯薨長子鴻字季公讓位於弟盛逃去鴻初與鮑駿友善及鴻亡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讓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且先臣以大宗絕緒命臣出纂傍統稟承在

昔理絕終天永惟情事觸目崩隕向曰先目謂父也

緒謂無嗣也纂繼承大宗稟父在昔之命則理絕終天之哀長思此情觸目則心摧墜矣善曰禮記曰繼別為宗鄭玄曰別子之嫡也

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天道無終而云終天永訣之辭也徐廣赴謝車騎葬還詩曰潛墳既掩扉終天隔幽壤潘岳哀永逝曰今奈何兮一舉鮑終

若使賁高延陵之風臣忘子臧之節濟曰吳季札封延陵有高讓之風曹公子臧諸侯立以為曹公

節嗣子臧曰聖達節次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之善曰左傳曰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

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善曰左傳曰公疾召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節是廢德舉豈曰能賢公疾召

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馬對曰羣目願奉馮也公曰先君以能賢陛下

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豈曰能賢陛下

察其丹款特賜停絕不然投身草澤苟遂愚誠

爾翰曰停絕謂不襲封也若不見免當投窟草澤以遂已志不

任善本作勝字丹慊之至謹詣闕拜表以聞臣誠惶誠

恐善本作以下二字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一首銑曰竟陵郡王

子良薨有詔追贈太宰范雲是故吏上表請為子良立碑事不行善曰吳均齊春秋曰竟陵文宣

王子良薨西昌侯以天子命假黃鉞太宰蕭子顯齊書曰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為子良立碑事不行

任彦昇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既絕故老之

口必資不刊之書向曰猷道徽美烈業刊削也言風教道德死當著其美業故老既沒必資於銘記不

可削除故云不刊也善曰尚書曰彰名瘴惡樹之風聲應瘳與王

將軍書曰雀鼠雖愚猶知微烈西征賦曰非惟奉明邑號千人評諸

故老造自帝詢杜預傳序曰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而藏諸名山則陵谷

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濟曰遷移貿易也延閣書府也言著書藏名山則恐

山谷移易置諸書府則復編簡殘毀言不如立碑之長久也善曰

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毛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劉歆七略曰孝武皇帝勅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

積如山故內則延閣廣內祕書之府又曰尚書有青絲編目錄也

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素王之道紀於

沂川之側良曰漢以高祖配天而祀泗水亭有漢高碑孔子稱

祀高祖以配天酈善長水經注曰泗水南有泗水亭漢高祖廟前有

碑延熹十年立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讚明為道以為法

或者天將欲素王之乎何其盛也沂水南由是崇師之義擬

有孔子舊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

迹於西河

翰曰子夏事夫子於洙泗之間是崇師退居西河西河之人皆疑之以為夫子是擬迹也 善曰禮記曾

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西河之

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七略西河燕趙之間 尊主之情致

之於堯禹

銑曰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是尊主今言禹者變文也 善曰尊主謂伊尹也恥其君不如堯舜已見曹

亦聖帝故連言之 故精廬妄啓必窮鑄勒之盛君長

一城亦盡刊刻之美况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

向曰精廬謂寺觀也一城謂牧宰言寺觀之開牧宰之美猶尚刊勒碑頌况音陵王有周公召公之化伊尹顏回之德而不立銘記也

善曰東觀漢記曰王阜年十一辭父母欲出精廬以尚幼不見聽荆州圖曰陰今劉喜魏時宰縣雅好博古教學立碑陳寔別傳曰寔卒蔡邕為立碑刻銘然寔為太丘宰故曰一城也周 故太宰音陵

公召公伊尹顏回也典引曰孕虞育夏甄陶周故太宰音陵

文宣王且其與存與亡則義形社稷嚴天配帝

則周公其人 濟曰社稷之曰主在共理其事主亡則行其政令言義理形見是社稷曰也嚴尊也然尊主配天則

與周公同功也 善曰漢書文帝即位絳侯為丞相爰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曰盎曰絳侯所謂功曰非社稷曰社稷曰主存與

存主亡與亡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也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

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體國端朝出蕃入守進思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必告之道退無苟利之專

良曰體國謂為政化之體以正朝廷出蕃謂為刺史也入守謂為司徒也進用忠以告君之美道退不苟且於利以專擅其事

善曰尚書曰爾有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公羊傳曰大夫出境有可

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左 五教以倫百揆時序

氏傳曰子產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翰曰五教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倫理揆度也百事皆有次序

善曰尚書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 在寬百揆已見上文

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琴書藝業述作之義 善本作茂字銑曰謂人有一言一行之善者藝道藝也述作謂著文章以述明聖之義 善曰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琴書已見上文禮 道非兼

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齊事止樂善亦無得善本有稱焉而字稱焉非大道兼濟之事且

齒樂一善者亦不得可稱而況大者乎善田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東觀漢記曰上常問東平王蒼曰在家何業最樂者蒼對曰為善最樂上嗟歎之無得而稱已見上文

人之云亡忽移歲序善曰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鳴鴉東徙松檟成行濟曰周公東征管蔡作鳴鴉詩以遺成王今子良有代宗之義而帝亦嫌

焉故假鳴鴉子東徙以喻焉松檟木名言成行者明年月深遠善曰言成王未知周公之意類鬱林之嫌子良而周公有居攝之情由子良有代宗之議故假鳴鴉以喻焉吳均齊春秋曰鬱林王即位子良謝疾不視事帝嫌之又潘敬以仗防之子良既有代宗議憂懼不敢朝事而子良薨毛詩序曰鳴鴉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乃作詩以遺王名之鳴鴉焉說苑曰梟與鳩相遇鳩曰子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梟曰西方之人皆惡我聲鳩曰子鳴於是鳴鳩曰子改鳴則可不改子鳴雖東徙猶惡子也左傳伍子胥曰樹吾墓賈

六府臣僚三藩士女良曰竟陵王前後六為開府也王藩謂會稽太守徐兖二州刺史僚軍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子良為輔國將軍征虜將軍竟陵王鎮北將軍征北將軍護軍將軍斯謂六府子良又為會稽太守南徐州刺史又

南兖州刺史斯謂之三藩也人蓄油素家懷鈔筆翰曰蓄積也油素絹也鈔粉筆也所以理書也

善曰油素已見吳都賦葛藟與梁相牋曰曹襄寢懷鈔筆行誦文書瞻彼景山徒歎望慕昔

晉氏初禁立碑翰曰景謂景行謂高山仰止也言潘府士女皆積懷素筆瞻望王之景行空然思慕願欲

立碑善曰景山謂墳也毛詩曰陟彼景山勗楨贈五官中郎將詩曰望慕結不解晉令曰諸葬者不得作祠堂碑石獸魏舒

之亡亦從班例善本作列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

為之者竟免刑戮置善本作致之者反蒙嘉歎魏曰晉

墓者不得作碑而司徒魏舒死特賜之碑阮德規為齊國內史風化大行卒於郡郡人欲為立碑時官制嚴峻不許立齊人思之因與冒禁立碑詣闕請罪朝廷聞之尤歎美其惠泯滅也為謂作文者置立也善曰陳留志曰阮略字德規為齊國內史為政表賢黜惡化風

大行卒於郡齊人欲為立碑時官制嚴峻不許立齊人思之因與冒禁立碑詣闕請罪朝廷聞之尤歎美其惠泯滅也為謂作文者置立也

至於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

向曰披及也孔子謂管仲曰如其仁又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言人有大功如管仲者則宜在尋常均禁之外善曰如仁微管仲

見上傳季友故太宰泐丞相疑親賢竝軌即為成規修張良教

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濟曰褚彥回及豫章王宣嚴並謂立碑軌迹王言竟陵王賢與

褚同迹親與疑同規請為立碑以依二公之例善曰褚泐碑即王儉所制蕭子顯齊書曰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嚴薨贈丞相南陽樂詒為建立碑第二子恪託

沈約及孔稚珪為文寧容使長想九原樵蘇罔識其

禁駐蹕畢長陵輜軒不知所適良曰九原晉大夫葬地樵蘇采薪人

也禁謂不許也駐蹕止行也長陵蕭何曹參陪葬之所和帝詔曰朕望長陵見二日之隴每有感焉輜軒使車也使采異方之言無碑使無所問善曰九原已見上文戰國策顏觸謂齊王曰秦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墓五十步樵採者罪死不赦東觀漢記和帝詔曰高祖功目蕭曹為首朕望長陵東門見二日之隴感焉

臣里問孤賤才無可甄值齊

網之弘弛賓客之禁策名委質忽焉二紀翰曰問里門也

孤賤范雲自稱也甄明弘大弛廢也言我逢齊網之寬廢禁賓客游王門之法得委質事太宰已經二十四年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建武中禁網尚寬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

而敝善本作惟毀蓋未蓐善曰列女傳曰梁寡高行

馬填溝壑虞貞節曰人受命於天而命長犬馬受命於天而命短妾之夫反先犬馬死矣禮記仲尼曰吾聞之弊惟不棄為埋馬也弊蓋不棄為埋狗也戰國策安陵君謂楚王曰大馬目願得式黃泉蓐蠖

珠襦玉匣遽飾幽泉銑曰敝帷不棄用以埋馬敝蓋不棄用以埋犬蓐藉也蠖蠖蟲名雲自方

大馬故云此也漢法侯王葬皆用珠襦玉匣襦衣玉匣皆屬以珠玉飾之言我常坑先死不得報恩誰知我未藉蠖蠖而太宰已在幽泉

引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北

陵良曰弘大獎勸也隔謂較寒也微物雲謙言也駿大奔走也南浦迎喪處也北陵謂竟陵王葬處善曰南浦迎喪北陵送葬

善曰西京雜記曰漢帝及諸侯王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

韞甲連以金縷昏鏤為交龍鸞鳳龜龍之形所謂交龍玉匣

善曰南浦迎喪北陵送葬

善曰南浦迎喪北陵送葬

善曰南浦迎喪北陵送葬

善曰南浦迎喪北陵送葬

既曲逢前施實仰覬後澤儻驗杜預出峴善本作

字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濟曰前施謂先許送葬也覬幸也後澤者謂望許立

碑也杜預好立身後之名作碑敘平吳之功立於峴山扶風王司馬駿都督涼州諸軍事後薨史人為立碑長者見之無不拜也言其

人遺愛如此善曰襄陽記曰杜元凱好為身後名常自言百年後必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作二碑敘其平吳勳一沉萬山下一沉峴山

下謂參佐曰何知後代不在山頭乎臧榮緒晉書曰扶風王駿字子臧宣帝第七子也都督雍涼州諸軍事後薨民更樹碑讚述德範長

老見碑者無不拜之言其遺愛如此

臨表悲懼言不自宣善本有目誠惶以下五字

六家文選卷第三十八

